

常宗虎 著

末代狀元

张謇家族百年纪

这个家庭以满社会进步

的志向，开放与进取的精神

不尚虚浮的家风，影响着中

国的百年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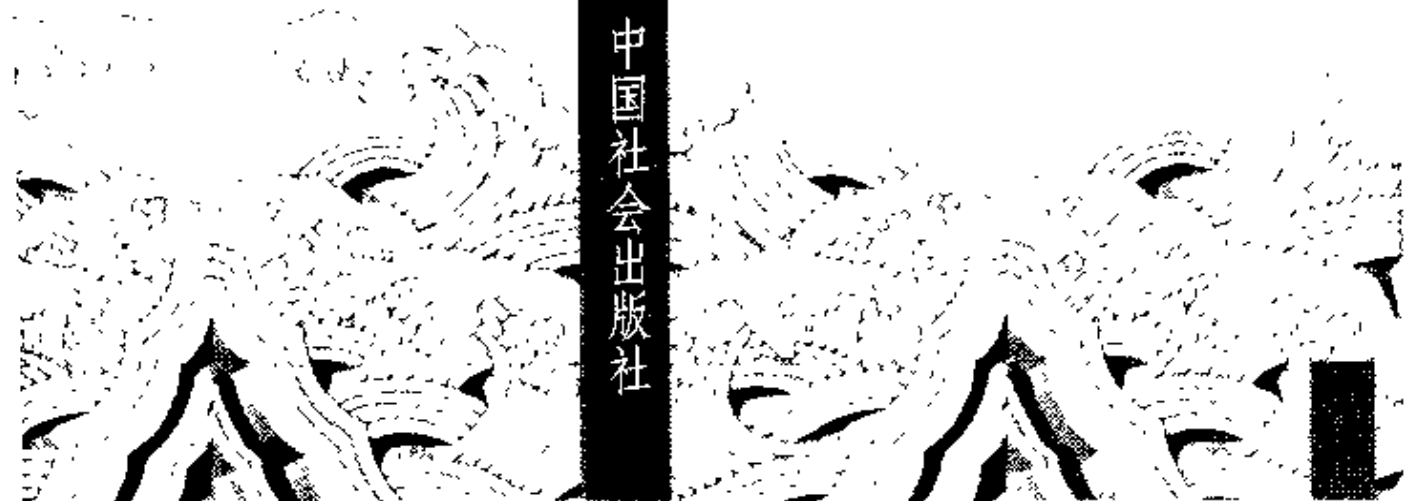
目
舌
记
影
步
活

常宗虎 著

末
代
狀
元

张
謇
家
族
百
年
纪

中国
社
会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末代状元张謇家族百年纪/常宗虎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0. 3

ISBN 7-80146-371-4

I. 末… II. 常… III. 张謇—家族—历史 IV. 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4694 号

书 名: 末代状元张謇家族百年纪

著者: 常宗虎

责任编辑: 周 葵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66078622 电传: 66030951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通天印刷厂印刷

开本印张: 850×1168mm 1/32 9 印张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0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号: ISBN 7-80146-371-4/K·8

定价: 14.0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引 言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家族。

这是一个实际的社会意义比现有的社会知名度大得多的家族。

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些政治、军事斗争中的佼佼者甚至阶下囚、刽子手，总是更多地吸引着众人的目光，而千辛万苦、实实在在地为社会进步费心操劳的人，反而引不起众人的关注？究竟是一切政治、军事的夺垒在更大程度上推动着历史的前进，还是和平时期的建设更多地积累着社会进步的成果，巩固着社会前进的基石？到底是人们的心气在日益浮躁，还是社会的发展越来越需要轰轰烈烈而排斥扎扎实实？

数年来，当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勉为其难地梳理着这个家族的百年历史时，常常深感精力不济，并为眼前这样粗糙地处理这一珍贵的家族历史和十分难得的历史资料感到羞愧，为热心地支持我撰写这部家史而拨冗口述的张绪武先生心存不安。但是，我之所以以这样一种不很适合的身份、不相适应的精力和能力艰难地承担着这一艰巨的任务，甚至为此冒着一定的风险，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坚持要为数年前的一个想法、多年以来的一种情愫还愿。今天，当我为这部难为其书的书划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我感到的是一种依然沉重而且忐忑不安的轻松。

这部书无论从谋篇到语言，都还只是一个极不像样的初稿，但它毕竟承载着一个心愿，或许也能弥补某种现实的缺憾。下决心

把它拿出来，就是在期待着更适合于这件事的学人，能以其中提供的资料为基础，尽快拿出成熟的、称得上著作的著作。到那时，也许我的心愿才可以真正地实现，才可以真正地放下心来。

最后，藉此机会向张绪武先生多次抽暇接受我的采访，为我无偿提供很多第一手资料和仔细审阅本书初稿并提出中恳的修改意见，表示衷心的感谢。没有他的支持，这本书，特别是张孝若之后的历史，绝不可能写成。还要向恩师王庆成先生对我的信任表示诚挚的谢意，为因此而未能倾全力于本职工作表示深深的歉意。

常宗虎

1999年农历正月初二于北京南郊

目 录

引言	(1)
----------	-----

第一代：张謇

第一章 惊世震俗的转变	(3)
一、国破家兴	(3)
二、陆沉中的抉择	(12)
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23)
第二章 春风得意马蹄疾	(32)
一、“经纬万端，国是所系”	(32)
二、立定志愿，艰苦自立	(44)
三、“观其所由，察其所安”	(53)
四、“虽不做官，未尝不做事”	(61)
第三章 仕途进退为事业	(74)
一、又一次人生转折	(74)
二、助纣不为虐	(85)
三、为“地方自治”而奋斗	(93)
第四章 晚年·人生·姻亲	(100)
一、凄楚晚年	(100)
二、人生信念	(106)
三、一妻四妾	(114)

第二代：张孝若

第五章 有子弟才可有家	(123)
一、“怜儿视听非故乡”	(123)
二、一腔热血洒春秋.....	(135)
三、几度与政治结缘.....	(146)
(下)第六章 承先业苦心撑持	(158)
一、子承父业.....	(158)
二、通州豪门.....	(172)
三、张孝若之死.....	(182)

第三代：张绪武

第七章 历史的轮回	(195)
一、走向革命.....	(195)
二、风云变幻.....	(211)
三、春风吹又生.....	(224)
第八章 在北京的日子里	(232)
一、殚精竭虑为工商.....	(232)
二、光大先祖精神.....	(248)
结束语：张氏家风	(260)
附录一：张氏家族概况	(272)
附录二：主要参考资料	(279)

第一代：张謇

第一章

惊世震俗的转变

一、国破家兴

1894年是一个绝对不平凡的年份，对民族，对国家，对张氏家族，更对张謇个人。

按照清代的科举制度，在京城与会试每三年一次，逢丑、未、辰、戌年举行，名为正科。如遇国朝盛事，也可加恩会试，称为恩科。1894年是农历甲午年，原本不设会试，只因“慈禧太后六十万寿”，特别举行了一次恩科会试。这给张謇的状元头衔更增加了几分幸运的色彩。

初试、复试、殿试，近50天的煎熬终于有了结果。农历四月二十四日（公历5月28日）凌晨，张謇与其他新科进士早早地伫立在乾清门外等候宣召。此时的张謇，按捺不住的兴奋在胸中涌动，身旁是不断的低声恭贺和人们艳羡、欣赏的目光。时隔不久，就看见张之万、麟书、李鸿藻、翁同和、薛允升、唐景崧、汪鸣銮和志锐八位阅卷大臣鱼贯出现在丹墀之上，然后用拖长的声音大声宣布“张謇，一甲一名”。

第二天的场面比前一天更加隆重、热烈，光绪皇帝在太和殿

亲自宣布登第进士名次，八位阅卷大臣侧立御前，“百官雍雍，礼乐毕备”。张謇被授以翰林院修撰。

这是张謇的第一次人生转折，也是奠定他终生辉煌的重要基础。个人的命运从此出现了历史性变化，家族的命运从此步入了百年兴盛，国家的命运也因此而受到影响。

中状元以前，张謇虽然通过入幕孙云锦、吴长庆和在家乡办理通海花布减捐、改良蚕桑、参与筹办当地滨海渔团、建议平糶放粮、建立社仓、在海门恢复溥善堂等“经营乡里”的活动，与上层清流派的翁同和、张之洞等人有过交往，并跻身于下层绅士的行列，但总体上只是一个落第文人。在此期间，他的主要用心除了放在科场应试以外，就是教书和著述。没有固定的职业，没有固定的住所，也没有固定的收入。读书应试是他的志向，而入幕、教书只不过是谋生的手段。这对于一个年逾不惑的文人来说，绝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地方。

状元及第，大魁天下，张謇的声名，一夜之间，响遍朝野。军机大臣翁同和来贺，恽观察莘耘请客……，求字的人络绎不绝，张謇真正体验到了以前只有在书本上读到过的状元风光。在朝廷中，他被清流派公认为帝党中坚，翁同和以他为帝党决策人之一；而张謇本人也忽觉腰杆硬了起来，几个月之后，敢于抛开清流名将的联衔会奏，而单独署名去弹劾后党党魁李鸿章；张之洞更是对他殷勤延揽，从奏请他总办通海团练，到力聘他担任江宁书局总校，再到奏派他在通州设立商务局。没有状元头衔，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在地方上张謇也不再是落魄文人、寒酸士绅了，而摇身一变成了乡里楷模、头号乡绅。其子张孝若在记述乃父的传记中曾记载了两件事情，足以说明考中状元的张謇在家乡的显赫声名：一件事是说在他中状元的当年，乡里官民为表示祝贺，曾撷唐诗佳句专门为他立了果然亭，时隔23年之后，张謇为表示对科举功名的淡泊，毅然将果然亭改成适然亭，并题联曰“世间科

第与风汉，槛外云山是故人”；另一件事是说在张謇中了状元12年以后，通州、海门、如皋一带还有人假冒张謇之名向亲友赠送他的状元考卷，以索取钱财。张謇为此专门向海门同知王宾和通州知州汪树棠写信要求“分别示禁”。显然，这只是两件十分具体的小事，但从中折射出大魁天下，对于张謇个人地位的提升有多么重大的影响。

1894年以前的张氏家族，不要说在国内，即使在通海^①地方也是了无声望的一般家庭。不仅如此，由于祖上从常熟土竹山、通州金沙场、通州石港、通州西亭到海门常乐镇的多次搬迁，实属“客籍”家庭，往往是土客争斗中的失意者，因此，社会地位低下，乡里声望几无。张謇在科举考试初期的冒籍风波就是其家庭寒微的集中反映。

那还是在1868年，张謇15岁的时候，由于家庭三代无人入为生员，成为科举“冷籍”。这样的家庭，子孙要想参加科考，就必须有人作保。为了避免举官与保人的勒索，经人介绍，张謇以如皋人张驹之孙张育才的名义在如皋应试，居然顺利通过了县、州两试。就在张謇的应试给这个庄户人家带来兴旺曝光的同时，张驹一家也加紧了敲诈勒索的步伐。这场浩劫持续了五年之久，才在张謇一家负债1000多两的窘境中几经磨难得以解脱。不难设想，稍有声威的家庭是不会如此任人宰割的。

正因为历尽苦难，深知家道不继给世代子孙造成的无涯苦痛，父亲彭年才一再强劝、苦苦支撑，一定要把这个还有点希望的四子送入科场。1894年，就是在张謇已经40有余的年纪，76岁的父亲还在恳求儿子再次应试。张謇在日记中以悲愤而又怜惜的笔调实录了父亲当时的劝解：“儿试诚苦，但儿年未老，我老而不死，可更试十回。”大考以前，彭年又令三子张誉从江西任上赶赴京城，

^① 即通州、海门厅的合称，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南通市、通州市、海门市、启东市、如皋市和如东县一带。

陪弟应试。父亲的殷殷之心，兄长的灼灼之意，无不体现了他们对张謇的深切期待，但其中深藏不露的却是对自身命运、子孙命运的一切关怀。张謇果然不负家父期望、家兄之劳，一举取中二甲一名，圆了老人的美梦；也补偿了兄长的辛苦，更重要的是使张家终于有了出人头地的高傲，也带来了家道的几代兴旺。张謇之后，张孝若、张绪武，一代代相传，张氏家族虽非百年当中绝大多数国人耳熟能详的名门望族，但也青史留名，占有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席之地。

彭年若地下有知，亦当心满意足了。

张謇的状元及第，也使朝廷中的帝党为之一振，因为它有力地改变了帝后党争的力量对比，从而在虽不算太大却也不无影响的程度上在历史上划上了痕迹。

可以说，如果没有张謇，甲午战争爆发前后的帝后党争至少要缺少几份戏剧性。首先，翁同和利用主持殿试的机会举张謇为状元，就是帝党壮大自身力量的重要举措之一。复试中，礼部侍郎宣张謇为二甲第十一名，是翁同和改成了第十；殿试策问中，又是翁同和命令阅卷官坐等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并在匆匆评阅后给以“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的评价；最后宣召时，还是翁同和在第一名揭榜后，向光绪皇帝特别介绍：“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才使龙颜大悦。再者，张謇被选中状元后，也确实不曾辜负恩师的垂青，利用自己曾在朝鲜做事的经历在对是否战是和的问题上，为翁同和出了不少主意。

张孝若也不回避父亲与这位江南名士、朝廷重臣的亲密关系，如数家珍地列举了自己的发现。我查阅我父那年从四月初九到九月初十六的七天，都有信给翁公的，六月廿一、七月初九、十八和九月廿二，九月十五的五天，都和翁公见面的（九月十七，我父接到祖父病危的电报，立刻就回南了）。”从翁同和的日记印证，无

论信函还是面见，无非“论大事”、“谈时事”、“送地图”，而每次谈话，张謇都“激昂感慨”、“危言耸论，声泪交下”。

从帝后对垒的实际情况看，张謇对帝党党魁翁同和的这番游说也应该有些作用，比如张一再建议严惩李鸿章，八月中旬上谕李以“拨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的处分。这当然不是张謇个人的能量所及，但他对翁同和的影响还是明显的。时论就有所谓“时常熟（翁同和）秉政，误入殿撰（张謇）之言”的说法。他还被列入“翁门六子”之一，风传名字上了李鸿章的打击“清单”。自然，张謇作为帝党骨干最著名的还是在京城流传甚广的《呈翰林院掌院代奏劾大学士李鸿章疏》，其中从“先事、临事、事外、事中”四个方面，指斥“李鸿章兼任军务、洋务三十余年……徒以暮气太深，钝于机要；上孤君父，下蹙生灵”。由于这通奏疏以单名上奏而名扬京师，同时由翰林院 35 人联奏的《请罪李鸿章折》反无声息，更加重了张謇在帝党决策中的份量。

一朝得道，必以“十年寒窗”作为铺垫。更何况，对张謇来说，这苦读的寒窗不是十年，而是 30 多年。

从 15 岁第一次参加县试，到 45 岁参加散馆^①，张謇参加过的科举考试共有 30 次，计在科场中耗时 168 天之多，而其中的艰苦绝非常人所可想象。单以 19 岁在冒籍风波中为逃避如皋县家吏拘押而仓遑逃奔一例，足见“状元”之来之不易：

时日向曛矣，大风密雨。上灯后，计不如叔（张謇）留而余回通，乃藏钉鞋衣底，踰敝鞋笼灯独出，语店主人，我往黄毓琳家即返。黄距店不远，日间曾过余也。既出门，向诣黄之衢，衢无行人，乃规出北门投友人处宿。旋念出北门必经县署，不便，折出东门，过桥骤风灭灯。时甫浚城河，缘河泥淖深二三尺，连属

^① 清制，翰林院庶吉士经过一定年限举行甄别考试之称。学习期满离开翰林院谓之散馆，留充编修、检讨称为留馆。

不绝，虽雨势稍细，而云黝如墨，立桥下久之。易钉鞋，而藏鞋弃灯，持盖柄为杖，蹲地定瞬，辨路高下险易，行十余步辄一蹲。足陷泥淖及踝，钉鞋屡堕，搯杖起之而行。是时忿火中烧，更不知有何畏怖，亦辄作挟利刃斫仇人头之想；又念父母在，此事身大，不值与鼠头并碎。且自解且行，东门至北门才三里许，三四时始达。比至友人处叩门，街桥四声，雨止天霁。友见余状狼狈，大骇。告以故，急借衣履易焉。外雨内汗，襦裤尽湿，足疮累累，遂坐而待旦。日甫出，乘小车亟走，百三十里一日而至道。

如此细致的记述近万言之后，张謇仍然心气难平：

是于颠苦情状，裁十之六七耳。中间人事起灭变幻，岂胜殚述？今距事定二十有四年，当时仇怨之端，亦既覩为冷风，荡为空波矣，何足一一搔我胸臆？^①

似乎是上苍有意与他作对，要使这状元的来历更加刻骨铭心，就是在大魁在即的最后一次殿试中，张謇依然逃脱不了无尽的苦难：八日，“头场大风，燥暖”；十一日“甚热，二场”；十三日“午正出场，雨不止；平地水深尺，泥淖没踝，尤为狼狈，到离竟体无干处，人言数十年未有之也”。^②

看来，人生的选择并非易事，尤其要以这心力交瘁作为必然的代价。

2 就在张家上下美滋滋喜迎鸿运到来的时刻，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正处在一场旷世奇灾的边缘。清王朝也正如同坐在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上，但毫不知觉。

^① 《张謇全集》第5卷，第140页。

^② 《张謇全集》第6卷，第361页。

自明初以来就与中国政府有着宗藩关系^①的朝鲜，长久以来，犹如案几上的一窝肥肉，引得日本朝野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早在19世纪60年代末，日本明治政府就制定了灭亡朝鲜与中国的“大陆政策”；之后又提前完成了“十年扩军计划”。到了90年代初期，日本自忖已具备了与中华帝国进行全面对抗的所有条件，苦苦等待着公开下手的借口和良机。1894年2月发生在朝鲜全罗道的东学党农民大起义，为日本蓄谋已久的野心提供了得以实现的最佳机遇。就在张謇以激动难捺的心绪体验着出人头地的愉悦时，朝鲜的局势在分分秒秒中趋于严峻：

5月26日，当年与张謇同在吴长庆幕下成长起来的时任清朝驻朝鲜总理通商交涉大臣袁世凯急切地向朝鲜大臣闵泳骏提出，愿为镇压东学党；

5月31日，东学党义军攻克全罗道全部，声威大振；

6月1日，朝鲜政府向袁世凯乞求助剿；

6月2日，日本内阁决定做好出兵准备；

6月3日，日本驻朝鲜代理公使杉村浚敦劝袁世凯出兵，袁告以清朝出兵计划；

6月4日，李鸿章命水师提督丁汝昌派军舰二艘，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抽选淮军1500名向朝鲜进发；

6月5日，日本设立战时大本营，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以保护使馆为名率海军陆战队400余人回任；

6月6日，中国通知日本出兵；

6月7日，日本答复不承认朝鲜为中国藩属国；

6月8日，日军大批开进朝鲜。

……

^① 清朝立国之初，就与越南、缅甸、朝鲜、琉球等国之间延续了明初以来的宗藩关系。根据这种关系，中国对这些邻国有保护责任，而这些藩属国则必须定期向中国政府朝贡以示敬重，其新任国主也须经过中国皇帝的册封才具有合法性。

一场对中国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正在按计划、有步骤、紧锣密鼓地逼近着。

日本的野心在膨胀，日本的扩张一步步成为现实。与此同时，英、美、法、俄等西方新老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也正在一边以渔人之心虎视眈眈地注视远东的这场厮杀，看能否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原则也从中国分得好处，一边毫不放松其侵华步伐：

1893年12月5日，清政府参将何长荣和英国政府政务司保尔在西藏大吉岭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款》，使英国打开了侵略西藏的大门。

1894年3月17日，美国国务卿葛礼山与清朝驻美公使杨儒在华盛顿订立《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要把早年为美国西部开发和建设作出过巨大牺牲与贡献的华人及华人后裔赶出美国。

.....

一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危机正在酝酿、恶化，即将成为现实。

面对国危民困，一部分先知先觉的中国人坐不住了，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行动了。

与张謇同时，康有为同自己的学生梁启超等人也参加了甲午年的这场恩科会试。但不幸的是，因为下车时脚受重伤，被迫与学生们离别，南下广州继续撰写他从1892年就已着手的《孔子改制考》去了。在这部为随后进行的维新运动张目的理论著作中，康有为正在对清王朝赖以立国的精神支柱——儒学的“真”面目作着无情的揭露。在同时撰写的另一部著作《大同书》中，他则陶醉在对“大同世”的憧憬中，做着改良现世的美梦。总之，他不满意现实，跃跃欲试。

另外还有一个人，康有为的同乡孙中山，此时正在抱着“冀